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五十至
五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十六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三



高祖皇后李氏

太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後唐太祖弟克讓之女也

五代會要作後唐武王長

女

高祖為教練使時太祖竒其才遂以弟女妻之莊宗

卽位封瓊華長公主

五代會要云同光三年十二月封

初高祖鎮西川

后與子仁贊尚留太原明宗踐阼高祖遣使相迎而是時李嚴被殺后等過鳳翔鎮臣遂留之不遣明宗欲以恩結高祖仍命李仁矩送后歸蜀已而改封為福慶長公主唐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明宗不從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高祖舉兵乃旋長興三年薨唐遣使歸賻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九月葬于成都星宿山高祖登極追冊為皇后後唐之亂莊宗諸兒多削

髮為僧問道來成都高祖以后故厚待之賜予千計勅
罷用局以沉香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箸其優禮如此后
幼畜雌雄二貓一曰御花朵二曰麝香驗妲己性酷愛
之蜀人多傳其事

太后李氏太原人故唐莊宗嬪御也莊宗以賜高祖云一
瓊華長公主之媵一日夢大星墜于懷告于瓊華長公主長公

主即高祖皇后也謂太后曰婢有福相當生貴子遂常
令知府舍未幾生後主為人明辨知大體初封夫人明

德元年進封貴妃後主踐阼尊為皇太后太后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性尚慈儉居恒戒後主以固福壽為務後主初年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太后謂後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并州捍契丹入蜀定兩川諸將非有大功無得主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自厮養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倉卒遇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

太原舊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後主不能從及歸宋太祖盛加優禮賜御衣一襲金器三百兩銀器一千兩絹一千段綿被氈褥等物稱是詔書呼為國母以禁輦肩至宮庭命宮嬪扶掖親酌酒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太后曰妾家本太原倘得還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北漢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後主之歿也太后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

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死宋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同後主葬于洛陽太后在成都時常夢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宮外太后命引像置圓覺寺人皆謂非吉兆至國亡乃驗

後主妃張氏

慧妃徐氏

妃張氏名太華少擅殊色睂目如畫事後主有專房之寵廣政初同輦遊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屢諫不聽居數日雷雨大作白

日暝太華被震而殞乃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
樹下明日急趣迴鑾悲悼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于

薄暮步白楊樹側忽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

詩曰一別鑾輿今幾

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泪滴衣襟損翠鈿

問曰人邪鬼邪女子斂衽

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遊此遇震乞賜超拔若冲

乃於中元節修長生金簡以荅之未幾夢太華謝曰妾

已受生人世矣壁間以黃土留詩而去

詩曰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

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

後主聞之厚賚若冲自是惟花

蓋夫人寵冠後宮

慧妃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于後主後主嬖之拜貴妃別號花蓋夫人又升號慧妃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為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為作小詞以美之

辭曰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云云國中爭為流傳徐氏長于詩詠

居恒傲王建作宮辭百首時人多稱許之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其詩有十四萬人齊解甲

可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
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張仙挾彈圖卽後主也童
子為太子玄詰武士為趙
廷一云墓在閩崇安

論曰逸史載張太華事至奇殆漢李夫人之類邪若花
蕊夫人者有言宋平蜀別將護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敗
節語後竟為晉邸射死又言以蜀俘輸織室終得罪賜
自盡俱非也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王蜀則導江費氏
孟蜀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雅能詩歸宋後目為

小花蕊其稱名皆從同云

高祖子雅王仁贇

彭王仁裕

嘉王仁操

仁贇字忠美高祖子也年少于後主初為左威衛將軍
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傅二十年領保寧軍
節度使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宋師入境後主遣仁贇
詣宋闕上表待罪宋太祖召見廣德殿賜襲衣玉帶鞍
勒馬俄授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丁母憂起復領

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薨年四十四贈
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亦高祖子後主弟也起家左威衛將軍同
正與仁贇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武奉
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宋授檢校太傅右
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薨年四十四贈
太子太傅

仁操亦後主弟初為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贇等同日

封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永寧軍節度使常侍
後主射于梔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太
尉尤奉釋氏深究禪理歸宋授右監衛上將軍累遷右龍
武統軍雍熙三年薨又宋陸游言故蜀燕王宮海棠之盛
為成都第一燕王不詳其為何人姑識其封號以竝考云
後主子太子玄喆 褒王玄珏 遂王玄寶

玄喆字遵聖後主之元子也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封
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常自書姚崇

口箴刻諸石後主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
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為皇太
子宋師將至後主命玄喆為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皆織
文繡為之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霑濕令解去
俄雨止復旆之旌旗數千多倒繫杠上識者異焉玄喆
離成都攜姬妾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行至
綿州聞劍門已破遂奔東川數日奔軍遁歸入宋與後
主同日宣制拜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使制曰朕聞魏

將降蜀君臣俱列于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于封爵
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霆下
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垂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
掌武崇秩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
九州之雄綏冕冠三公之貴舉為賞典斯實異恩蜀國
長子孟玄詰禮法矜莊神采英秀駭修途于早歲播令
問于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
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

効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彝制是命陟將壇
于東夏整武事于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
之寄更增光祿之勲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號
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
有望榮家奉國爾其勉之後主歿宋太祖賜玄喆羊五
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
未幾移鎮貝州在鎮凡十餘年太平興國初徙定州三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為鎮州駐泊

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
與軍器庫使樂可瓊深州刺史念金鑠左龍武將軍趙
延進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廻翰林使杜彥圭
帥兵歸屯定州俄與諸將校敗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
國公入為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滑州
淳化初以病求小郡養疾移知滁州薨年五十五贈侍
中玄喆在貝州時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算規其餘羨
以備留使之用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

其事始除焉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詰隆說隆詮並進士及第

玄珏後主次子也初封褒王與玄喆並日封拜仍檢校太保少端敏侍後主射雙箭連中的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珏方就學為選起居舍人陳鄂為教授至是自陳願以錢賜鄂後主嘉而許焉鄂常倣唐李潛蒙求高測韻對為四庫韻對四十卷以獻玄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珏領保寧軍節度使久之加檢校大傅歸宋為

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喆判金
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為宋曹兗鄆都巡檢又改右
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為右神武統軍六月出
知滑州三年薨

玄寶後主幼子也生而奇嶷數歲日誦詩書萬言年七
歲而夭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後主問于宰相李昊
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
肅王此故事也後主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按蜀檮杌玄寶死于廣政十三年
歐陽史載于二十一年之後恐誤

高祖女崇華公主

後主女鳳儀公主

鑾國公主

崇華公主高祖女也適太原伊延瓌

一云延瓌尚高祖妹
瓌國公主今從

宋史延瓌歷陵嘉肴三州刺史審徵卽公主子

鳳儀公主後主女也宰相李昊子少連尚之少連累官
太常少卿資州刺史

鑾國公主亦後主女下嫁工部尚書母守素子克恭克

恭以公主故初授檢校水部員外郎累遷光祿少卿歸
宋擢左監門衛將軍後主時又有韓崇遂趙文亮伊崇
度俱尚公主史失其封號不具錄

又李心傳朝野雜記
載趙普子承煦初娶

仙源郡夫人孟
氏亦後主女也

十國春秋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八千六百十七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四

列傳

趙季良

趙廷隱

李仁罕

張業

李肇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也初仕後唐莊宗為魏州司錄
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為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

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
矣莊宗大加欽重已而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
成元年齊官告拜高祖為侍中即以為三川制置使督
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高祖鎮西
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為西川
節度副使事無大小多與叅決久之唐徙季良果州團
練使高祖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
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高祖布

腹心矣季良通敏善謀畧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而高祖心恨璋未之許也季良以為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興時進奏官言唐主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高祖高祖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拍曰不過綿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敵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高祖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居

無何高祖疑璋有異圖遣季良往探之季良歸言璋為
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徵暴斂好殺惡生負志剛強
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
嗔兵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敝民患姦有窺
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
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已而
璋果與高祖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甚盛高祖有憂
色季良曰璋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

成禽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公
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終必大捷又璋
素負威名故西川皇懼公當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
悉如李良言而璋遂用是敗未幾李良領武泰軍留後
頃之高祖以墨制署為節度使是年唐明宗卽下制以
李良為武泰軍節度使高祖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既而高祖病甚彌留之際召李良與李仁罕
趙廷隱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高祖已晏駕秘未發喪

處回夜過李良涕泣不已李良正色曰今強侯握兵專
伺時變義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後主
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已又進太保與母昭裔張
業分判三司遂兼戶部事廣政九年秋八月卒諡曰文
肅子元振明德初為都知殿直

趙廷隱開封人

宋史作太原人
今從蜀檮杌

初仕梁為裨將王彥章

之被鹵也廷隱與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偏將
劉嗣彬等俱為唐莊宗所執已而隨高祖入西川廷隱

拳勇有智畧高祖戲下無及者積功至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
使未幾與唐師戰于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
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為
他人有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
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稍相交
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已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
將李彥琦奔利州走遷廷隱為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

使白高祖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併兩川之衆可得志于天下高祖不許廷隱嘆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明年董璋入寇命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時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高祖授之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為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高祖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授廷隱

保寧軍留後無何以墨制擢節度使明宗即下制以為
保寧軍節度使明德元年春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高祖病革同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後主立加兼侍中
為六軍副使已又晉秩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
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廢于家最後官
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薨諡曰
忠武

李仁罕字德美陳留人也唐同光時李紹琛反攻破漢

州高祖遣仁罕會任圜董璋擊敗之仁罕遂以此得勇
戰名明宗入立仁罕積功為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已又
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充諸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仁罕常與張業置宴召高祖先期有告
二將謀以宴日作亂者高祖未之信也至日就宴盡去
左右護衛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公推赤心置
人腹中老兵惟盡死以報德耳高祖舉兵成都以仁罕
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攻遂州城陷唐將夏魯奇自殺以

功擢武信軍留後隨為峽路行營招討使進拔忠州又破萬州陷雲安監還克夔州峽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已而同趙廷隱爭鎮東川頗與廷隱不相能高祖命仁罕仍歸遂州長興四年高祖以墨制署為武信軍節度使已而明宗悉如所署高祖登極以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鎮項之受遺詔輔政奉後主嗣皇帝位是時諸將多高祖故人事後主益驕蹇不法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仁罕及張業尤甚

仁罕在高祖時已恣為奢豪前蜀主宮嬪有國色欲娶

之懼為高祖所責至是漸有跋扈之志頗恃功求判六

軍後主雖曲徇其請加中書令判六軍事而內不勝其

忿會張公鐸韓繼勲韓保貞安思謙等皆事後主于藩

邸素怨仁罕共譖云仁罕有異志而廷隱與有隙亦從

與之後主遂因其入朝執殺焉并族其家時李肇自鎮

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張業仁罕之甥也初名知業後避高祖偏諱遂單名業

為人驍勇善戰與仁罕同從高祖入蜀分討諸盜悉平之天成中官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柱國長興元年充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有功久之拜寧江軍留後已而高祖以墨制署為節度使唐明宗賜高祖爵蜀王即詔業領寧江軍節度使及高祖稱尊號命業充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管寧江節鎮如故後主時加檢校太尉仁罕既伏罪業是時方掌禁兵後主懼其反側乃用為相

以安之命同平章事廣政元年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未幾加司空兼判度支業性豪侈強市人田
宅藏匿亡命又于私第置獄繫負責者或歷年至于瘦
死蜀人大怨之而業子繼昭官檢校左僕射復好擊劍
常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左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宿與
業不和密告業父子謀反後主大怒廉得其專恣狀乃
與李昊安思謙謀俟其入朝執殺之下詔暴業罪惡籍
其家時廣政十一年也業後仁罕死凡十五年

李肇汝陰人初仕後唐為陝虢都指揮使高祖于漢州之役既追獲李紹琛復得肇與侯弘實二人奇其才心相得也即署肇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已而唐師破劔門高祖遣肇將兵據劔州戒以倍道兼行唐軍無足畏者肇既至劔州屯兵河橋會唐騎兵來衝陳肇伏強弩數百射之唐騎兵不敢進引去未幾肇歸成都昭武留後趙廷隱以本軍三讓肇高祖乃命肇代守利州董璋之興師也陽致書于肇若與已連謀者肇頌繫其使獄中

而亦擁兵為自衛之計及璋敗肇遂斬璋使以獻長興
四年高祖以墨制署肇昭武軍節度使唐明宗悉依所
署未幾兼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後主初立加兼侍中肇
恃先朝功臣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高會畧
逾旬日久之扶杖見後主詐稱疾不拜後主既誅李仁
罕心頗不平于肇左右以肇倨慢請加刑後主竟罷其
軍務改太子少傅徙邛州死

論曰文肅等諸人故高祖創業勛臣史所號五節度使

是也景從霸主豹變雲蒸可不謂盛焉而運籌敵愾克保始終兩趙之功績茂矣仁罕伏辜業不良死肇老臨邛功高志滿名禍取尤蓋無不自已作之者也

侯弘實

張公鐸

龐福誠

武漳

沙延祚

潘仁嗣

高敬柔

季鎬

李筠

朱偓

袁彥超

侯弘實千乘人也

鑑戒錄云
蒲坂人

幼而家貧年十三假寐簷

下會暑月大雨有虹自黃河飲水俄貫弘實口良久始

沒母見而奇之及覺問弘實有異否對曰適夢濡河取
水果腹而歸居數月有蜀僧詣門謂弘實母曰女弟子
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母呼弘實請相焉僧徐視
曰此蛻龍也即非真龍官必顯貴法當離鄉井食祿江
海惟欽崇三寶可獲令終已而弘實仕後唐為河中都
指揮使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入蜀隸李紹琛部下紹琛
破漢州高祖將兵執紹琛而弘實與李肇皆為高祖所
擒因命弘實為牙內馬步指揮副使未幾將兵會董璋

攻下閬州先登陷陳甚為一軍所推彌牟鎮之戰弘實
身在行間董璋敗弘實亦論功焉高祖即位改奉璽肅
衛指揮副使是歲受遺詔同趙季良等輔政進秩侍中
弘實歷官睢州刺史寧江武泰節度使一官二鎮皆近
大江晚年興造禪院開轉藏經廣建第宅竟得善終母
年八十一後累封太夫人悉如蜀僧所言

張公鐸太原平樂人高祖初置義勝定遠諸軍以公鐸
為都知兵馬使長興三年高祖與東川兵戰于彌牟鎮

指揮使毛重威李瑋皆為所殺而趙廷隱等復失利不前時公鐸居陳後高祖揚馬箠指之公鐸麾兵而進帥衆大呼所部兵無不一以當百東川兵殊出不意蹂躪披靡死者數千人是役也董璋之敗實以公鐸一戰決勝焉頃之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明德元年與五臣同受顧命後主踐阼加檢校大尉與李仁罕爭權不相協仁罕之死公鐸亦與有力未幾領保寧軍節度使兼同平章事廣政四年罷軍使八年卒公鐸少涉獵文史為

政清嚴所至民受其賜卒之日後主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隘惟張公而已

龐福誠太谷人也事高祖為牙內指揮使長興初唐兵

來征兩川福誠與昭信指揮使謝鏗屯閬州來蘇村

十國

紀年作
來蘇寨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二蜀勢

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劔州壁千衙城始至遇唐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趣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

福誠乃夜引兵數百人升北山顛轉至唐軍營後大呼
譟鏜率餘衆操弓弩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唐軍驚擾遂
空營遁去鏜乘勢追襲唐軍于是進保劔門人皆稱其
有兵畧云廣政中同韓保貞擊鳳翔無功而還

武漳文水人事高祖為牙內指揮使天成時漳奉命迎
高祖家屬于晉陽至鳳翔為李從曠所留漳論說百端
不得發會唐明宗詔聽歸蜀始放還成都

沙延祚太原人隸高祖戲下為義勝都頭長興初唐兵

趣文州將襲龍州延祚與定遠指揮使潘福超將兵拒之唐師敗績而去

潘仁嗣

缺

人事高祖為馬軍都指揮使董璋入寇仁

嗣將兵三千詣漢州詔之與璋戰赤水之上師敗仁嗣
為璋所鹵頃之高祖親執旗鼓東川兵遂大敗仁嗣復
歸後累官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
使

高敬柔隸高祖為都押牙李仁罕之圍遂州敬柔帥資

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卒破其城及高祖拒董璋
敬柔與趙季良實居中填守成都藉以無虞者敬柔力
也後不知所終

季鎬未詳其所自起居高祖莫府為判官時高祖與董
璋治兵將戰高祖故示閒暇自作書以遺璋舉筆輒誤
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獨內喜且引諸將賀馬
前高祖曰事未可測何賀邪鎬曰大王去草書重是董
已無頭必勝之兆也果一戰而璋敗人以鎬為警敏

李筠故前蜀永平節度使也。已復事高祖，為大將。唐師來征兩川，筠將兵四千人守龍州要害，敵兵無得侵逸者。筠頗有扞禦功，後累官。

缺

卒

朱偓

缺

人長興初，高祖命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

伐使偓以善戰為先鋒將，分兵趣黔涪二州。偓至涪，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城出走，遂取黔南，追至豐都，還克涪州黔涪底定。偓之力居多焉。

袁彥超善水戰，隸高祖帳下，為左飛棹指揮使。張武征

峽江彥超實為之副未幾武死于渝州高祖即命彥超代統其衆水軍之雄蜀人以彥超為最

論曰弘實循謹而沉毅公鐸剛勇而清嚴將相之位斯云無忝福誠以奇制勝殆可謂得孫吳之遺法者邪武璋而下皆和陵從龍將士濟濟多賢一長足錄固可節取之以著于篇

十國春秋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十八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五

列傳

王處回

母昭裔

李昊

徐光溥

范仁恕

歐陽廻

王處回字亞賢彭城人也性寬厚愛士頗有機畧事高祖起家中門副使長興三年高祖如梓州遘疾時處回

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已遷為正使
高祖稱尊號擢樞密使是歲與趙李良李仁罕等同受
顧命高祖既晏駕處回秘不發喪夜啓義興門奔告李
良李良教處回詣仁罕審其詞旨同異方立嗣君會仁
罕設備而出處回遂不以實告竟宣遺制命太子柩前
即位其臨變知大體多此類也後主初立加兼侍中領
武泰軍節度使廣政元年詔兼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四年加檢校官罷軍使七年復命遙領保寧節鎮處

回既恃定策勲位隆使相遂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
有饋獻者率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子德筠亦倚勢驕橫
多為不法及張業伏誅後主不忍寘處回于法處回惶
恐辭位黜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聽歸私第未幾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十四年夏四月卒先是處回居成

都有道士朱桃椎者

野人閒話云道士造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今從

蜀檮杌

龐眉大鼻布衣纒縷謁于堦前以劒撥土取花子

三粒種之須臾成三花謂處回曰仙人旌節花也公富

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又相士周元豹常目之曰此寶精也法當大富故處回家貲鉅萬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毋昭裔字

缺

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高祖鎮西川

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高祖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高祖卒誅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登極擢為御史中丞後主踐阼之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廣政三年分判鹽鉄久之以次進

左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
後主後主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諫曰竊見莊宗皇
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
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戒後主不用其言
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
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
于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
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

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

版行之

五代史補云母昭裔貧賤時常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

學者後仕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

後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

世所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于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害昊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餘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

州城吳踰城出為候騎所得知俊召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妻以女及知俊歸前蜀為武信軍節度使署吳為從事未幾知俊出師鳳翔令吳主留務知俊誅死吳亦坐罷職前蜀後主時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吳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吳仕已顯達乃遣使張金王彥間道迎母吳請告于境上奉迎前蜀後主賜以金勒名馬吳至青泥嶺見母母撫吳首號慟哀感行路王氏既亡吳入洛唐明宗授檢校兵部郎中

詔高祖及趙季良於權鹽度支戶部間授吳一職吳至
成都久無所授會高祖奏季良西川節度副使吳陽辭
歸洛高祖始辟為觀察推官是時築羊馬城告成吳援
筆為記畧曰粵若蠶叢啟國魚鳧羽化於湔山望帝開
基鼈靈復生於岷水其後兼并梁漢睥睨巴賁獵騎奔
馳會秦王於褒谷石牛來去闢蜀路於劔門空驚化玉
之微寧獲糞金之利爰自朔分秦厯聲接華風代有雄
豪迭為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玄

德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楊秀
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簣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
駭於百王文德日暉于四海惟茲益部扼彼邛關蒙王
肆竊發之心坦綽苞狡焉之志時或窺吾臥鼓覘我韜
戎彎弧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女漂流鑿齒
之鄉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忘逸樂深軫殷
憂夢卜良臣空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柔服教習詩書
燕國公以將畧威懷淬磨斧鉞息波瀾於錦水叛制度

於羅城踰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闕事往以玄穹告變
天祿中微彞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其鼎足旣而莊
宗繼絕皇阼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主東朝于伊洛
先帝以初復地土方懷遠人須仗權謀廼瞻勲戚於是
詔飛丹鳳召何晏於并門節立蒼龍封杜棕於并絡即
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廷帳移竹馬之
邦輪輶木牛之路星馳十乘霧廓三川公鎮臨之始年
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

無何晷月逆帥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覲犯

我鹿頭營於

缺

縣衆情憂忪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

伐林木而立柵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
熏狡窟一鼓而元兇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顏擒鄧艾於
輜中斬龐涓於樹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維
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
珥貂再歲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
中非鴻鵠之腹背猶且力奉國家勤修職貢琛賁縈紆

於劒棧包茅旁午於玉京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公一旦
謂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輿區地稱陸海之珍民有
沃野之利郭郭則樓臺疊映珠碧鮮輝江山則襟帶牽
連物華秀麗不戒嚴陣是輕武備將沮豺狼之志須營
羊馬之城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畀繩基辨方畫址百
城適壯呼之響答以雲來十萬貔貅令之風行以霧集
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驚奮於城隅傳說飛鋏於巖
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頒牢酒如般五

丁之力德踰三旬而成公以羅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
大敵鎮于四角嶽岑掛兔峯岼栖烏儼樓櫓于沈寥懸
刁斗於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迴眺蛾眉雲霞斂吳
楚之天烟水送黔夔之棹其西南也旁連玉殿平視金
隄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雲峰之彩其東北也樹遙雲頂
氣鬱金堂雨收而疊嶂屏新靄薄而重巒晝暗其西北
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池鸞鶴舞陽平
之化其或碧鷄啼曉金馬嘶風擁旄戟以登臨覩山川

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讐鬼神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鄙金甌為漏卮小鐵甕為凡器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祥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興功事具悉卿寵分玉節榮鎮錦城守富貴以無彊慕功名于不朽特峻金湯之固以威遐僻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逸亦預備於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公猶歸善于君讓功于下李仁罕趙廷隱張知業潘在迎等或鼎鍾盛族或書劔名門佩韃執

弭以從戎憑軾褰帷而至理皆躬臨卒列統攝庶工無
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興晦息日就月將巨績
告終群才叶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
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上奏詔曰百堵
皆興四旬而畢亘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公家之
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獎予以表綸綍褒揚之
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四民喧闐于衙閭萬口號沸於階
墀父老曰公侯政治神明慈如父母前年定延孝之亂

今歲防蠻蠻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功德在民憂勤
報國安可不叙述休烈雕篆真珉公謂諸賓佐曰所修
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于一時彰帝猷於萬古殊
非已力難遏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紀見聞之事吳相
門牢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才明時待問荀息忠貞
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翰而墨龍夭矯嗟
乎節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年不堪觀國
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于故園提筆謬登於華

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繼鵷鷺之踵
酷慙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沉碑漢水竇
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書發撫功業
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絹之辭孰拂白圭之玷受
恩稟命紀事表年巍巍乎不騫不崩何患於為陵為谷
自是高祖在蜀凡表奏書檄皆出吳手遷掌書記高祖
即皇帝位擢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後主立領漢州刺
史遷兵部侍郎廣政時加承旨知武寧軍

宋史作武德
今從通鑑

後主常欲命吳二子官吳固讓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
蘇涯故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願回授欽若等子後主
嘉嘆許之仍授吳二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
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
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為修撰雙流令崔崇
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為直館已加左僕射會後主詔于
高祖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吳有叅佐
功特畫于殿內是時吳輯所代高祖書奏為百卷號曰

經緯畧以獻後主賚珍器錦綵甚厚未幾命判度支戶部十四年修成後主實錄四十卷後主欲取視之吳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無何丁內艱裁百日起復又修前蜀書命吳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玄珪辛寅遷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頃之加司空領武信軍節度使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後主悉召吳四孫授太子鳳儀

郎舍並賜緋已又改吳判度支使國亡隨後主降宋宋太祖優待之拜工部尚書賜第親屬乘舟自峽江下至夔陵妻死吳聞之悲愴成疾而卒年七十有五贈右僕射吳前後仕蜀五十年後主之世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無算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常以名花散給僚友副以興平酥曰俟花彫謝以牛酥煎食之謂之花酥其風流雅韻皆此類後主與江南通好遣使者趙季札往聘購得李紳武宗朝入相制書還以遺

吳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伎吳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不貲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前蜀降唐昊草其表後主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為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哂之有集二十卷目為樞機應用集又高祖實錄三十卷後主續成實錄八十卷多散佚不全長子孝達廣政時官給事中宋改為膳部郎次子孝連尚鳳儀公主入宋為將作少監孫德鱗至國子博士德鎔進士及第

徐光溥

景煥野人閒話作光浦

蜀人也博學善詩歌初仕高祖為

觀察判官長興初上疏請高祖行墨制畧言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叅帷幄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泰山之安顧惟冗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

歌哲王聽焉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
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
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于專制諸侯或可以
從權苟有利于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歙鄧禹擅命
于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間事俱非已實
欲安人昨鄰近諸藩間諜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
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恒修貢職不
虧楚子之茅遽搆讒邪竟擲曾參之杼以至兩川歆血

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狄穴漸拓鴻基功名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叙進方屬路途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于雲霄三蜀久憊于雨雪將期勸善即在報功疇庸合議于策勲列爵宜遵于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群情無虧大體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輸時之賞允協稱霸之宜未幾高祖稱尊號進秩翰林學士後主時兼兵部侍郎廣政十一年改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與李昊並同平章事時有優

人唱康老子曲後主問曲何由名光溥以為康老老而

無子所作後主大加欣賞居無何坐以豔詞挑前蜀安

康長公主罷相卒光溥有辨才遇事輒發會李昊等疾

之後有議論光溥熟睡而已時號睡相官學士時常與

侍郎劉義叟分直賦庭中筍詩義叟以光溥本蜀士語

涉刺譏光溥遂切齒由是終不相協世或病其隘云

光溥

詩曰迸出班墀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義叟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

葉難投日月壺為是姻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

范仁恕廣政中官御史中丞時封建諸王以仁恕為夔王
冊使仁恕以職居風憲不宜持節藩邸請免俄拜中書侍
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會成都水災奉詔禱青羊觀卒
歐陽迴成都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迴少事前蜀後主為
中書舍人國亡降後唐補秦州從事高祖鎮西川迴復
入蜀及登極以為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除翰林學
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
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

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後主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後主歸宋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南漢平議遣廻祭南海廻聞之稱病不出宋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廻性坦率末年少檢操雅善長笛宋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常聞孟昶君

臣溺于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
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
之微旨自是不復召迴好為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
亦非所長初在成都日卿相爭尚奢靡迴獨儉素自守
人頗以此多之

論曰王處回處變之才咸推屹然大臣乃竟用奢縱敗
何邪毋昭裔創興文教李昊出入樞機弘通瞻雅固有
足稱者徐光溥請行墨制慷慨敷陳卒之以靡詞去位

末矣范仁恕雖秉國鈞罔所短長歐陽迴前介後通貴
而能約要于坐鎮雅俗無愧焉

十國春秋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十九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六

列傳

歐陽彬

李如實

何瓚

賈鶚

范禹偁

毋守素

劉嵩

多岳

劉保乂

李匡遠

韋嘏

王歸

王藻

劉璵

何隨

王賁

卞震

掌聿修

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家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
工于辭賦楚武穆王之有湖南也彬以所著詣府求見
掌客吏

按吏為樊姓

索賄始為通彬耻以私進竟不予掌客

擲名紙于地曰安有吏人子欲干謁王侯邪彬深恨之
因落魄湖南市中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伎瑞卿者
慕其才延致于家瑞卿故歲時供奉武穆王彬乃作九
州歌授之俾當筵而奏王竟不之問彬嘆曰天下分裂

之際卒徒廝養咸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乎居頃之西
川圖綱將發得歌伎所分貲求為綱吏僕夫綱吏許之
遂入成都獻萬里朝天賦前蜀後主大悅擢為翰林學
士乾德初答聘唐使頌能得二國歡心王氏亡復歸高
祖廣政初後主以為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為
二千石作詩飲酒稱風月主人豈不佳哉累官尚書左
丞出為寧江軍節度使既至夔州寓書楚文昭王敘疇
昔入蜀之由且以宗族為托文昭王得書大慙悉除彬

親友賦役凡士無賢不肖進謁盡加賓禮彬之力也彬雅有風儀為文詞切而理直竟以是遇廣政十三年卒李如實初事梁末帝于東宮素以清直著名及末帝嗣位黜遠賢良比暱小人如實數數有所規諫一日末帝顧如實曰卿知天子由誰補乎如實從容對曰人臣所補末帝曰朕地據三河位尊萬有天實補之豈人臣可得主邪如實曰我太祖出身行伍十死九生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身在深宮長居富貴仰承餘蔭嗣

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亂居安思
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况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
兄之讐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末帝
怒曰慙老漢不足與語明日謫鄭州

缺

再宿貶汝州

副使如實至汝州自製一臥車常于車中置酒一瓢琴
一具書數卷命小僮十餘輩載入衙衙四顧朗吟觀者
多竊笑焉久之梁無內召意如實心頗不平裁落韻詩
以譏之梁亡後入成都高祖知其賢拜戶部侍郎卒

落韻

詩曰炎蒸不可度賴爾生涼風在物成非器於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弃我如秋扇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後唐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于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即位拜瓚諫議大夫已而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稱大號召還見于內殿勞問久之未幾進秩僕射以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高祖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

馬瓚不得已來成都高祖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
瓚留守太原高祖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高祖初不
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高祖舉兵罷瓚司馬置
之私第瓚飲恨而死瓚常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
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

賈鶚青社人也仕高祖為御史剛方嚴正門無私謁明
德元年彭州刺史田敬全辟為本州倅職已而權刺史
事為理公清人多敬憚之是時彭州僧號醋頭者長髭

垂髮以功德燈像納為三衣狀若佯狂言事多中懼鶚
不敢輒入境內彭州人詣鶚陳狀請歸之鶚判狀曰出
家長頭未除煩惱為衣挂像豈敬慈尊向禪室以邪淫
發妖言而惑衆妄裁歷數上侮朝廷謾述災殃下迷聾
俗況今有漏未證無生將修功德以為名積聚私財而
作賈但以正人息事君子含弘未議剪除致茲猖熾所
嗟鄙俚競言妖稱列狀詣衙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
風情所由入界把捉候到決眷奏聞醋頭聞之越鄰境

而去

范禹偁九隴人也父虔為衙吏禹偁少落拓不事生業
鬪雞走狗習為嬉遊度死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名曰
張諤有道士見之謂曰子骨法異常苟屈首受書它日
必大貴由是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
本姓名上州刺史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
故園復作范睢之裔高祖以為蒙陽令入侍太子後主
嗣位累遷翰林學士禹偁性吝嗇頗以聚貲為急求守

外郡後主不聽其出令兼簡州刺史歲令州輸錢數千緡于禹偁俄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媿色舉子馮贊堯故布衣交也家貧窘于貲終不放登第久之從後主降宋授鴻臚卿時有門下士白陽城詣謁接晤甚懽劇談終日徐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命各進一杯竟不設具而罷

母守素字表淳宰相昭裔子也弱冠起家秘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為雲

安權益使後主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克恭
尚鑾國公主恩禮有加廣政二十年拜守素工部尚書
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任事遂委其務於判官李匡遠
出入多留滯不發後主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世
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親
甚勤至雖隆暑暮時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國亡
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莊產茶園以獻宋太祖詔
賜錢三百萬緡以充其直仍賜第汴京歲餘為兄子正

已訟其居父喪娶妾免職正已時為岳州司法亦坐奪
一官開寶初起為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州
已而移知容州兼本管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
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往往納其妻女以
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大
中祥符三年少子克勤上昭裔所刻文選初學記六帖
諸版補三班奉職

劉暉

缺

人與王昭圖年德俱長當時號二人為宿儒

多岳天彭人後主遣使徵之不就潛入普欽寓鐵峰教授生徒門下多知名士

劉保又青州人治尚書左氏家言廣政初官戶部郎中充諸王侍讀賜金紫後主問以經義多稱旨保又性嚴急日以夏楚課諸王業不進者輒扶之王宮乳媪密諭保又宜少假借為諸王地保又曰膏粱之性不過督則它日皆豚犬也其端方不撓多此類十年八月卒

九國志作

劉保義又云
轉給事中

李匡遠事後主為鹽亭令時盜賊所在充斥匡遠擒捕
無虛日時人號之曰健令已而遷鹽鐵判官代宰相母
昭裔理使務匡遠性卞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
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年八十二卒後盜發其
墓分其四支又有申貴者歷昌渝文署四州刺史貪鄙殘虐民不勝其苦常指獄門謂左右曰此
我家錢爐也
附記于此

韋遐唐相

缺

範子也事後主歷官御史中丞性多依違

時號軟餅中丞

王歸簡州人少聰穎善屬文廣政中狀元及第後不知所終

王藻仕後主為翰林使時安思謙為將多殺士卒以威衆後主與藻密謀殺之適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後主怒因併殺藻

劉璵故唐御史再思之孫再思從僖宗入蜀自蜀還長安留其子孟溫居成都孟溫以儒學教授成都中璵即其長子也璵精于經術廣政十年補石室教授未幾卒

門人私謚曰寶中先生

何隨郫人後主時為安漢令國亡去官時巴土餞送吏多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王賁事後主官雅州刺史稱為廉吏子著廣政時進士及第授隆平主簿有政績國亡降宋累官殿中侍御史以書法名

卞震成都人登進士第廣政時為渝州判頗有聲歸宋

仍舊職會賊圍州城震率士卒戰守同刺史夾攻之賊
遂平

掌聿修春秋魯黨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贊
善大夫與同官家述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聿修一日
伺述酒壘將竭叩門求飲既而尊罍果罄聿修書壁曰
酒客乾喉去惟存呬大夫宋有掌禹錫者相傳即其後

孫漢韶

張虔釗

何重建

石奉顏

侯益

趙匡贊

孫漢韶振武人也父重進為後唐太祖養子賜姓名李

存進莊宗時與張處球戰歿于陳漢韶仕明宗為武定

軍節度使復本姓潞王從珂之亂也漢韶與張虔釗等

奏合兵討之已而虔釗會官軍攻鳳翔留漢韶守興元

虔釗敗歸遂與漢韶舉兩鎮降高祖明德元年七月署

為永平軍節度使廣政時改山南西道節度使移兵攻

固鎮扼散關後主得盡有秦鳳階成之地者漢韶與有

功焉俄授左匡聖都指揮使又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兼中書令十八年加武信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罷軍
職年七十餘薨

張虔釗仕後唐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虔釗既會護國安
彥威等兵攻鳳翔鳳翔城塹卑淺衆心危急潞王從珂
登城慟泣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
以立今日之社稷今朝廷信任譏臣猜忌骨肉我何罪
而受誅乎聞者哀之虔釗性褊急以白刃麾士卒上城
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遂奔成都時興元已為

高祖有高祖復以虔釗為本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廣政初加兼中書令未幾以侯益在鳳翔命充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擊鳳翔以脅之已而益送款後主及虔釗至寶雞按兵未進會益復中變附漢拒虔釗軍虔釗勢孤竟遁還至興州慙忿而死時十一年二月也何重建仕晉為雄武軍節度使晉亡舉秦階成三州降于後主時北平王劉知遠聞之嘆曰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已而重建復遣宮苑使崔延

琛進攻鳳州後主加重建同平章事頃之張虔釗征鳳
翔即命重建為招討安撫副使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
州軍容頗甚盛久之無功與韓保貞等引兵俱西未幾
遂來成都居數年卒

石奉頤一名頤晉高祖宗屬也出帝時官鳳州防禦使
廣政十年以鳳州降于後主遂為蜀中名將二十八年
宋師入境內後主問策于群臣頤曰東軍遠來勢不能
久聚兵堅壁以敝之敵兵可立走也後主不能從頤竟

不知所在

侯益平遙人以拳勇從唐莊宗累功遷至馬軍直指揮
使莊宗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
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
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歷羽林軍五
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出為商州刺史加西面行營
都巡檢使晉初為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
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晉高祖命益率禁兵數千

人討之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陳益親鼓士乘之大
敗其衆從賓墮水死拜河陽三城節度使遷武缺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仍賜門戟改鄉里為將相鄉勲賢里明
年徙鎮秦州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為河中尹
護國軍節度使契丹入汴益率僚屬詣契丹主自陳不
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使漢高祖即位加兼
侍中益自以常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
為備廣政十年後主遣人齎王處回書招益遂與其子

請降時後主已出兵數萬分道應之漢高祖知其事遣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兵經略關西已趙匡贊遣使降漢益亦中變請附焉會景崇等未行漢高祖召入臥內勅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宣從事及景崇至鳳翔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是時漢高祖已殂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也或疑專殺頗猶豫不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

自詬十一年二月丙戌益遂入朝于漢隱帝問何故名
我軍益無以解妄對曰臣欲誘致殺之耳隱帝微哂而
已益厚賂漢臣史宏肇輩得授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
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鳳翔殺益親屬七十餘口益入
周進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已又改封齊國公未幾致
仕歸洛宋乾德中卒年八十五子仁矩仁寶知名

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
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至忠武

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
仍附禮部春牘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延壽將兵屯
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
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
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署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使又
署匡贊為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
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從

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
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
度使匡贊懼漢疑已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于後主
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明年春正月判官李恕語匡
贊漢方建國理難萬全請先朝漢為公申理蹄涔不容
尺鯉公入蜀非全計也終必悔之匡贊即遣恕詣漢恕
見漢高祖曰匡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
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國家甫定務安

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高祖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
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陷寔吾忍不容匡贊邪
恕未還匡贊已離鎮朝漢漢命為左驍衛上將軍已仕
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以戰功累遷保信軍節
度使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歷三鎮太
祖討晉陽以為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弩矢貫足太
祖數勞問賜以良藥改鎮鄜州太宗時封衛國公卒年
五十五贈侍中匡贊喜為詩容止閒雅接士大夫以禮

後避宋太祖偏諱遂去匡名贊云

論曰孫漢韶張虔釗皆後唐忠蓋之臣兵潰來歸一則
賜爵安樂一則忿懣喪軀成與不成命也何重建終始
不渝石奉顏歷年罔貳其人均有足取者若侯張反覆
無恆因人納款要亦傾危之流也哉其得保首領以歿
幸矣

十國春秋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

四至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二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七

列傳

辛寅遜

章九齡

李起

陳及之

田淳

辛寅遜夔州雲安監人

一云成都人

雲安于古為湯谿唐李

湯谿有幸希玄者官至上柱國即寅遜之先也寅遜生

而穎悟善屬文仕後主起家茂州錄事叅軍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明德二年寅遜上疏曰臣聞諸名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豆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

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陛下
宜親賢俊去士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
士置于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
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檣蒲
于江况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
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
罪未常不振衣踴躍以為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
聞陛下或採戲打球雖宮禁無事止于釋悶亦可一兩

月時為之臣慮積習生常不唯勞倦聖體復且妨于庶務諸司中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遷新都令已又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與修前蜀書寅遜常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作學士矣

楊伯巖六帖補又云

孟蜀翰林夢掌中生草不絕果掌制草數年

未幾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

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國亡隨後主降宋授右庶

子無何上疏諫獵宋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為
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
闕未登路而卒所著有王氏開國記缺卷寅遜六七十
歲時居青城山道院院有塑象黃姑者一夕見夢于寅
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汝故有道性
又不終在此山須出山佐理當代寅遜夢間拜請其法
則與怡神論所載畧同及寤檢其方遂日服之以至延
上壽

章九齡事後主累官右補闕慷慨好直言不避權貴廣
政中上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後主問奸佞為誰九
齡指宰相李昊知樞密使王昭遠以對後主怒以九齡
毀斥大臣謫維州錄事叅軍

李起性婞直廣政中亦官右補闕時後主加李昊領武
信節度使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反復辯論不已
昊常謂之曰以子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喉
無舌乃不言耳

陳及之廣政時為新津縣令會後主大選良家子以充
後宮郡邑騷然婦女驚逸及之上疏切諫請止采擇之
令後主雖不從其言頗嘉及之剴直賜白金百兩旌之
田淳成都人廣政中官龍游縣令好談治亂大畧屢陳
朝廷得失是時後主與周世宗交惡疊興師旅淳上疏
曰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為政不
平重纂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
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

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
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其故家構
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須
明利害况闕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節
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
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邊乎為赴敵乎
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師
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

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囷廩至于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竒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關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

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計符合天機未幾後主鑄鐵錢又分遣使者徵諸路歷年逋課淳復言擾民聚財實犯天意而損君道語多剴摯又常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皆為朝臣所深恨或勸以遜辭取貴仕淳曰大丈夫寧能附狗鼠求進哉其侃直多此類

李燾續通鑑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紫綬為黃服何

如稱成都尹無滅族之禍

論曰辛寅遜明德一疏兢兢乎得防微杜漸之意焉章

李直言陳田讜議皆廣政之諍臣也路氏九國志畧及之與淳章疏弃而不錄君子以為有遺憾焉

張元

范文通

程崇雅

張元江原縣人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及群鳥銜土置墳上縣令異之奏其事于朝明徳二年後主賜金帛酒米以旌其孝仍付史館編錄

范文通父羲官西水縣令羲死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冢群虎逐之時文通廬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廣

政時賜羊酒束帛于其家

時有太子賓客李郭年七十享祖考必親滌滌謂非此無

以達追慕之誠

程崇雅蓬州人父疾劇崇雅常割股啗父已又冬月母疾崇雅泣竹林得竹筍以療母人皆稱為孝子後主聞之廣政二十年勅有司表其閭

孫欽

王環

趙崇溥

高彥儔

孫欽幽州安次人為入果幹多權畧事高祖及後主歷官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中郭延鈞判武德軍與監押

王承丕不相協承丕陰謀作亂會欽以部兵戍邊過辭承丕承丕挾與俱見延鈞至則稱詔命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欽遽請出詔紙示衆承丕輒言我能致公富貴何問詔書為欽知其反也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當以部兵為公巡察即麾鞭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至欽至營諭其部曲曰承丕不道枉殺府公非反而何當與衆共誅之遂帥兵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直前叱之皆弃兵走執承丕斬于堦下并其親黨傳首成

都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高祖為御者及高祖建國使典衛兵廣政初秦鳳階成皆屬後主後主益置威武軍于鳳州以環為威武節度使未幾周世宗遣王景向訓等侵秦鳳數為環所敗周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決意來攻周兵糧道頗艱時後主命李廷珪為都統廷珪遣王繼將兵五千出唐倉抵黃花

谷以爭糧道王景先知之命排陳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卒千人出巒後為三伏于唐倉以待巒兵之歸巒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唐倉伏發盡殪焉巒被執由是別兵守諸城堡者皆潰而秦州與成階二州相繼降周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為周所陷世宗召見環嘆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而環不答至于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周師征淮即以環佐

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及再征淮使環將水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忽忽不自得居周軍中未常有戰功已而南唐將許文綽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無何世宗至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趙崇溥史失其世系廣政中為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

盡為周兵所鹵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也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高祖來蜀歷
軍校為昭武軍監押後主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軍
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
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儔
領趙州刺史俄為奉鑒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馬
軍都指揮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軍節度
使周顯德初王景向訓攻鳳州後主令彥儔出兵解圍

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觀察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成都後主不之罪以為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為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

義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

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

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

不忍殺我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

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

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

焚死

後數日光義得其骨灰燼中以禮葬之○九國志云王師壞門入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乃焚死

論曰孫欽果毅而善謀倉卒討亂社稷之功臣也王環

雖不死節堅守孤城力屈就縛亦五季之表表者乎王
崇溥餓死高彥儔自焚孟氏傳國當首推二人為忠烈
焉後主母常言緩急惟彥儔可任太后誠知人哉

十國春秋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二十一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八

列傳

趙崇韜

韓保貞

李廷珪

伊審徵

龍景昭

趙崇韜宋王廷隱子也少驍果有父風後主初嗣位常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暨死事孤子充之乃命崇韜及

李繼宏趙元振張繼昭侯令欽分為都知領馬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陷秦鳳將深入蜀境為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廣政末選其子文亮尚公主加崇韜領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韓保貞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昭運從高祖入西川及高祖稱大號署珍州刺史保貞初事高祖為押牙及登

極以為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後主嗣立累遷睢州刺史樞密副使已復為漢州刺史拜宣徽北院使後主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充後宮保貞切諫後主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未幾鳳翔侯益歸欵命保貞充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節度使趙匡贊亦謀來歸為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會大將李廷珪師敗于子午谷保貞兵次陳倉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協由是益亦中變保貞遂還成都俄為雄武軍節度使

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貞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有親吏楊虔範者訟保貞不法後主令斬虔範以謝保貞釋不問無何改寧江軍節度使李昊讓虔範以保貞代之已又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其子崇遂尚公主未幾荆南高繼冲納土于宋後主聞之詔保貞為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大尉兼侍中已而聞宋舉兵以

保貞為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表諸砦屯駐都指揮使
及王全斌至保貞棄興元保西縣宋師進圍之保貞懦
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陳以自固為宋將史延德
所破獨以麾下遊延德追擒之送王全斌驛置汴京宋
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
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廷珪太原人也七歲隸高祖帳下後從入成都高祖
建國補軍職後主時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拔階州

之功領睢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
午谷赴援始出谷間趙匡贊為王景崇所逼遂退軍已
而遇景崇軍廷珪師敗績後主以廷珪權知興元俄召
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未幾拜永平軍
節度使改右匡聖都指揮使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已又
改保寧軍節度使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廷
珪充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為周所取廷珪奉
章待罪後主釋不問仍以為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廣政十七年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為之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充成都巡檢使改武信軍節度使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宋王全斌之下劔門也後主遣廷珪與太子玄詰將兵以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詰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須廷

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
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伎樂遂求
于姻戚家得女伎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
瞻由是獲免歸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
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貞川中各有田宅後主降宋後
奉表上獻宋太祖詔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伊審徵字申圖太原人父延瓌隨高祖入成都尚崇華
公主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糴絰歷蜀州

刺史雲安推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詳機務急召
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秦鳳興師命檢校城砦俄
領武泰軍節度使後主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領宣徽南院使與王昭遠俱掌機
務審徵故公主所出少與後主相親狎至是事無大小
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畧為己任及宋師入境審徵
首奉降表詣軍前時人多竊笑焉無何宋太祖授以靜
難軍節度使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改右屯衛上

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後主為義軍裨校以功遷戰擢都將久之擢施州刺史廣政末宋師大至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師迎入城宋太祖聞之甚悅景昭朝汴京即授永州刺史秩滿改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後主降宋時右羽林將軍龍處塘等四人隨行卒于道宋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處塘即景昭弟

趙玘

高諷

羅濟

孫降衷

李稠

李遵懿

曹光寶

趙玘澶州人家富于財晉天福中以納粟助邊用補集
賢小史調濮州司戶叅軍刺史白重進以其年少欲試
以事因以滯獄授之玘為平決悉能中理重進移刺虢
成二州連辟為從事會契丹構難雄武節度使何重建
來獻地廣政中後主命韓繼勲領雄武軍節鎮而成州
則其支郡也因署玘秦成階等州觀察判官周將王景

等侵秦鳳繼勲師敗棄秦州奔還成都時高彥儔援
兵方潰歸秦州玘閉門不納輒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
兵甲無敵于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
皆武勇者卒皆驍銳者然殺戮逃遁之外幾無孑遺我
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首聽命
玘遂舉城降周周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
授郢州刺史歷汝密澤三州刺史周亡復降宋為宗正
卿乾德初出為秦州刺史二年改左監門衛大將軍判

三司玘狂躁婢直後以詆趙普販木規利王溥等奏玘
誣罔大臣宋太祖大怒命武士撾之黜為汝州牙校太
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

高諷者自云太尉駢之後前蜀時即羈旅兩川性多忤
物每求官不遂輒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羅城故
駢所築也後歷仕高祖後主為顯官廣政末隨後主降
宋除太府卿

羅濟華陽人事後主歷官寧江軍都巡檢判官宋師陷

夔州夔帥高彥儔以符印授濟而死濟降宋累遷太常丞子處約有才思常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

孫降袁晁山人博學慷慨有識量廣政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于未遇之時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後主降宋宋太祖召見降袁授晁州缺賜田遣歸市書萬

卷而還

李稠京兆人仕高祖後主為缺

孫建中入宋舉

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

李遵懿廣政時為朝官舉止多有婦態及降宋宋太祖
曰遵懿乃有此態邪命以氈頭箭射之正中其腹遵懿
不為之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以供奉官已而握兵江
淮人號之曰鐵漢

又昭武軍都監李奉虔會嘉陵江湓
出浸城奉虔置堰洩水城池克完或

以謂即遵
懿族人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疇事後主為靜南軍使光實嗣
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宋將王全斌既入
西川俄而盜賊蠭起彝人張忠樂者常群行攻劫且憾

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負母
揮戈突圍以出賊殺光實族三百口又發塚墓遂據雅
州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圖雅州地形要害
兼陳攻取之策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果克城獲忠
樂而甘心焉宋授光實知黎雅二州都巡檢使累擢銀
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久之為李繼遷所害年五
十五

全師雄

上官進

全師雄成都人也廣政末官文州刺史兩川既為宋滅
宋帥王全斌不恤軍務晝夜酣飲且部曲漁奪無厭蜀
人不堪其苦會宋太祖檄蜀兵赴汴詔優給廩食全斌
不即奉命蜀兵含憤而行道過綿州遂劫屬邑作亂衆
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得師雄推以為帥師雄乃率兵攻
彭州據之自稱興國大王分守要害兩川民爭應師雄
日絡繹不絕全斌方出戰為師雄所敗退保成都于是
師雄勢益張分扼綿漢間緣江置砦為持久計而叩蜀

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稍稍舉兵應之兩川復亂時
宋乾德三年三月也未幾宋太祖命客省使丁德裕領
兵致討復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使而師雄是時
方屯新繁劉光義曹彬等已麾兵進擊已又走灌口全
斌復逆破其軍師雄遂走金堂病死師雄自起兵至走
死日凡九月有奇兩川復平

上官進梓州人故後主軍校也國亡嘯聚亡命三千人
劫村民夜攻梓州城是時宋臣馮瓚知州事謂衆曰進

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
待旦自潰矣瓚坐城樓密令促更籌未夜分遽擊五鼓
進部下兵驚遁遂為瓚所擒

十國春秋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二十二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九

列傳

韋穀

歐陽炯

顧玘

令狐嶠

向玢

句中正

孫逢吉

鹿虔扈

閻選

趙元拱

王中孚

文谷

楊九齡

何光遠

韓保昇

蒲虔軌

張立

韋穀少有文藻夢中得軟羅縠巾由是才思益進仕高

祖父子累遷監察御史已又陞

缺

部尚書穀常輯唐人

詩千首為才調集十卷其書盛行當世

穀才調集序曰余少博群言常

取得志雖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古人云自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誦於愚鹵取譏于書廚者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撫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閒窓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鬪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為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

歐陽炯蜀人事高祖後主歷官武德軍判官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炯善文章尤工詩辭唐張素卿常繪十二真
人像世稱其妙安思謙得素卿本乃于明慶節上獻後
主命炯為之贊裝演成帙其見重多此類也炯著有武
信軍衙記花間集序傳世序曰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
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
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
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

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
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蓮葉
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
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
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
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
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
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

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
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
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序引乃命曰
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翼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
蓮舟之引文故廣政三年作也又小辭十七章人亦時
時稱道之漁父歌尤為辭家所倡和

顧覓

缺

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廷會禿鶯鳥

翔摩訶池上覓作詩刺之禍幾不測久之擢刺史已而

復仕高祖累官至太尉夏善小辭有醉公子曲為一時

豔稱尤善詼諧常于前蜀時見隸武秩者多拳勇之夫

戲造武舉謀以譏之人以為滑稽云

謀曰大順年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

第三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胸李嗑咀李破肋李吉了樊
忽雷王號馳郝牛矢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

到處不
生草詩

令狐嶠仕高祖父子官至祕書監工吟咏兼擅敏才口

占詩句多所嘲謔好事者時傳其詩

嶠一日遇明慶節散後贈左右兩街

命服僧玄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無年今日
紫衣新可憐州縣初評事盡向荷衣老却身

向瓚初事高祖為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謏詞著名常有詠乘煙觀蔣鍊師詩蔣狀貌甚偉不類婦人瓚詩頗嘲之一時絕倒

詩曰怪得盤跚不上昇白雲蹋綻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

姑借
大鵬

句中正字坦然成都華陽人明德中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中正精于字學凡古文篆隸行草諸書無所不工常與宰相母昭裔書文選等書行世國亡歸宋補曹州錄事叅軍汜水令又為潞州錄事叅軍太宗

時常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詳定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太宗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也時又命中正與吳鉉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書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時累遷屯田郎中常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金紫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

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据甚悉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
孫逢吉成都人廣政時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
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為多

鹿虔扈

虔一作扈

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

韓琬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
者號曰五鬼虔扈思越人辭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
花暗香消之句辭家推為絕唱

閻選故布衣也酷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為閻處士

趙元拱有良史才廣政時授職方員外郎會宰相李昊監修國史請置史官後主乃以元拱為修撰未幾修前蜀書復命元拱等董其事國亡降宋除虞部員外郎元拱所纂輯有唐諫諍集十卷

王中孚仕後主為成都主簿雅有才識長于史學李昊監修國史中孚時與雙流令崔崇構為直館已而修前

蜀書復與事焉

文谷成都溫江人漢文翁之裔有龜年者唐乾符中明
經及第任彰明令谷即其孫也谷篤學博聞以詞章顯
于世事後主歷官員外郎侍御史山南道節度判官廣
政末隨王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唐都虞候文和之墓谷
用昭遠命作文厚瘞之人皆以為有隱德焉谷所撰備
忘小抄十卷雜鈔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世多傳寫
之先是谷常詣中書舍人劉光祚會有青城道士劉雲

雲昇宮客沈默者繼至光祚出桃核盃視之盃濶尺餘
文采燦然蓋蟠桃實也光祚為言少時遊華嶽逢道士
以此核取瀑泉盥漱卒以半片見授即斯盃矣

一云得于陳搏

已而雲出一白石云於麻姑洞石穴得之形絕類雞子
有紋如畫乃二童子持節引仙人著目毛髮冠履衣被
纖悉具足默亦出石濶一寸五分長二寸五分上隱出
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得于巫峽山間谷一日盡
覩奇物亦一異也谷兄弟五人一居漢州一居梓州一

居綿州一居邛州一居溫江再傳曰大章官至宋國子祭酒

楊九齡蜀人擅雋才撰蜀桂堂編事二十卷中紀廣政舉試事載詩賦策題及知貢舉登科人姓氏且言科舉起于隋開皇或以為自唐太宗始者非也又撰要錄十卷亦為士林所稱道

何光遠字輝夫東海人也好學嗜古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撰聶公真龕記又常著鑑誠錄十卷纂輯唐以

來君臣事蹟可為世法者又有廣政雜錄三卷皆行于世

韓保昇潞州長子人太尉保貞弟也廣政時積官至翰林學士博洽無所不窺尤詳于名物之學後主命保昇取唐本草參校增註為圖經二十卷後主自為製序謂之蜀本草

蒲虔軌蜀人也著易軌若干卷不知所終

張立雅善吟詠性樸直無忌諱後主常於羅城上徧植

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

豳風七月為刺

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粒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

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

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

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

國人稱為詩諫

黃筌

子居寶居家居寶

阮知誨

張玫

蒲師訓

高從遇

姜道隱

李文才

石恪

徐德昌

景煥

夏侯延祐

趙忠義

杜敬安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也。以善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前蜀後主。為待詔。前蜀後主嘗詔筌內殿觀吳道元鍾馗繪。本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目。不若以拇指為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本。別以拇指改進。前蜀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所畫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前蜀後主悟乃喜。及廣政時。加樵校少府監。賜金紫。累遷如京副使。會南唐賜後主六鶴。遂命筌寫六鶴于便坐之壁。日一

喉天二曰警天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疏翎六曰顧步

名曰六鶴殿

又曰都之西樓樓有堂筌

畫雙鶴花竹怪石衆謂之雙鶴廳

由是豪貴請為圖軸者接踵時諺云

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常繪野雉于八卦殿有五坊使呈鷹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後主令翰林學士歐陽炯作文記之又寫白兔於練素後主常懸于坐側國亡入宋與江南布衣徐熙同隸圖畫院宋秘閣所藏每以李贊華千角鹿筌白兔為上品云筌花竹師滕昌祐烏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而筆意豪贍脫

去格律過諸人為多先是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
意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筌與同郡孫知微皆得其遺
法知微初欲于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僖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淘淘欲崩屋也筌亦
以為不及筌子五人以畫名者居寶居寀居實弟惟亮
亦能畫

居寶字辭玉筌次子也與父同事後主為待詔後累遷

水部員外郎入宋隸翰林圖畫院居寶工畫花鳥松石
兼善八分書年未四十而卒先是道士張素卿曾于青
城山丈人^缺畫五嶽四瀆真形并十二溪女數壁後主
數遣居寶父筌手摸之終不相類後有持素卿八仙真
形圖獻者後主嘆曰非神仙之能無以為神仙之質乃
命居寶以八分書題之

居寀字伯鸞筌季子也工畫花竹翎毛事後主為翰林
待詔與筌同被恩寵圖畫殿庭牆壁宮闈屏障不可勝

紀廣政十五年後主命往葛仙山回至彭州棲真南軒
繪水石一堵自未越酉而畢觀者嘆其敏妙又常奉後
主命與筌同畫秋山圖以荅江南信幣學士徐光溥作
秋山圖歌以美之國亡隨後主入宋宋太祖習其名累
授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宗更加眷遇
屬居窠搜訪名畫詮定品目一時皆為斂手居窠狀太
湖石尤過于父

居實不知筌第幾子有會禽圖一卷傳世

阮知誨

一作阮知悔圖畫見
間誌又作阮知晦

成都人善繪事兼長寫貌

前蜀時寫先主真稱首出乾德中寫後主象于大聖慈
寺高祖明德初復寫帝象于三學院及繪皇后玉清公
主二象于內庭知誨事兩朝多畫皇姑貴戚影象累授
翰林待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子惟德有父風事後主為翰林待詔尤善狀
宮闈禁苑帝戚富貴之事有宮中賞春公子夜宴按舞
殿帛等圖

張玫亦成都人玫父故授翰林寫貌待詔賜緋玫超父之藝尤精寫貌高祖明德元年於大聖慈寺三學院置真堂招集畫士玫曾於東川傳董璋真高祖惡之乃命阮知誨肖己貌而文武臣僚之象玫筆居多焉授翰林祇候賜紫金魚袋玫著古君臣象三卷有長門醉客按樂擣衣諸圖

蒲師訓蜀人也初師房從真繪人物鬼神蕃馬常攜繪本詣從真從真拊膺曰子所得非吾所授高祖改元興

修諸廟命師訓畫江瀆廟諸葛廟及高祖晏駕繪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車馬禮服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養子延昌與師訓同時為待詔工畫佛道鬼神尤精師子

高從遇成都人道興子也事高祖父子為翰林待詔常於宮中大安樓下繪天王對佛圖甚奇偉子文進工畫佛道深得曹吳之筆國亡入宋宋太宗時在潛邸文進往依焉後授翰林待詔未幾修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

舊本畫西廡變相及太一宮壽寧宮啓聖院開寶塔下
諸畫壁率皆稱旨畫院諸臣多宗之

姜道隱居綿竹山中不事談論不與人往還及冠帶跣
捐謂之搔頭人皆指曰野人道隱因以野人自名生平
研究莊老家言而性好圖龍興至卽畫百尺之狀縱意
揮毫稍稍不愜意輒抹之不啻千餘軀已而雲氣磅礴
勢若蜿蜒遂擲筆撫掌自為怡逸其適意有如此宰相
李昊稱其為人所著筆訣三卷傳於世

李文才華陽人也工畫松石尤善寫貌事後主為翰林

待詔

一云後主授以司議

廣政中荆南文獻王遣使請文才寫義

興門內雙石筍既畢并徵其故實焉

圖畫見聞誌云文才又常寫蜀主并

名臣真像

于大慈寺

石恪字子惠成都人也善滑稽有口辯工畫道釋人物

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尤喜繪詭形殊狀

以譎恠見竒國亡入宋嘗被旨圖相國寺壁授以畫院

之職不就固請還蜀許之有唐諸賢象及五丁開山巨

靈壁太華新流新羅角力等圖傳世

徐德昌成都人廣政時為翰林祇候工寫人物士女墨彩輕媚為時所稱

景煥一名朴成都人也自稱匡山處士素善畫工文章與翰林學士歐陽炯為忘形交一日聯騎遊應天寺先是唐僖宗幸蜀扈從畫士孫位常於寺門左壁繪天王及部從鬼神形製詭異世莫與比至是煥遂揮筆畫石壁天王以對之炯歎重其能輒為長歌數百言不移刻

而就繼有草書僧夢歸後至因請書于廊壁書盡歌行
都稱神妙成都人號為應天三絕煥尤好畫龍有野人
閒話五卷中間一篇頗叙畫龍之事

焦氏類林云煥卜築玉壘山下常造

墨五十團印文曰香
壁陰篆曰副墨子

夏侯延祐蜀人工畫花竹翎毛師黃筌得其要領廣政
時充翰林待詔歸宋為圖畫院藝學

趙忠義長安人父元德天復中入蜀雅善繪鬼神山水
忠義廣政時為翰林待詔後主常令畫關將軍起玉泉

寺閣垂昂疊拱向背無失命匠氏較之無一差者其精妙如此

杜敬安觀龜子也事後主為翰林待詔善繪事以傳彩見長成都大慈寺多存其遺蹟

論曰予聞景煥所作書中言蜀主好事故藝能之士精書畫者衆矣若沙門曇城曉巒工於書工部員外郎昭嘏倣韓擇木八分書黃少監筌師邊鸞崔竹處士滕昌祐梁廣化野人姜道隱本張藻松石李司議文才繼閭

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妙絕當代今取其可徵者及畫譜所記諸人稍次于篇而事軼與前蜀已載者則不概見云

十國春秋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二十三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十

列傳

周仲明

胡韞

虞洮

周仲明未詳其世系居成都以術數擅名明德元年高祖病且危司空趙季良召仲明問高祖壽幾何仲明曰帝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

曰可為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國祚修短仲明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後其言皆驗

胡韞精天官之學明德初除司天少監三年會熒惑犯積尸後主以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召韞問焉韞對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一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

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
皆無事後主乃止

虞洮蜀人習靈素家言有名高祖鎮西川時董璋久患
渴疾遣押牙李彥來求醫高祖命洮往洮既至梓州璋
曰璋之所患經百醫而無微瘥何也洮曰公之疾非惟
渴漿而實渴士得士則不藥愈矣璋大悅時璋有據東
川之志故洮陽以言誅之而璋不悟也洮又曰洮聞天
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

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
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藏晦明勞瘁百疾生焉大
都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
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
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思
時有萬幾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璋
稱善遣之歸

楊千度

楊千度本優也善戲猴於闌闔中常飽養十餘頭習人
言語一日內廐猢猻維絕走殿上閣後主令人射之不
中乃命千度執之千度謝恩訖猴十餘頭皆向殿上叉
手拜揖後主大悅賜千度緋衫錢帛收入教坊有內臣
問猢猻何以能人言語對曰猴乃獸實不解人言千度
時時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有
好事者祖其意多以靈砂飼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梁守珍

梁守珍後主時宦官也廣政中每值臘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對子以極璀璨之盛守珍欲得後主心乃採忘憂花縷金於花上號曰獨立僊衆皆以為不及

安思謙

王昭遠

趙彥韜

安思謙初事高祖為茶酒庫使後主踐阼與張公鐸等諧殺李仁罕由是稍稍進用未幾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廣政中復從吏誅張業于都堂已又謀盡去舊將欲代趙廷隱之位因密告廷隱謀反以李廷珪力救事得解

俄將兵救鳳翔師久無功請先運糧以為後圖後主雖
發興州米饋之心始疑思謙矣謂左右曰觀思謙安肯
為朕進取項之思謙待罪鳳州後主釋不問已而歸成
都領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使思謙自是
漸慙懼不安會宮門戒嚴思謙以為將圖已也發言不
遜且典宿衛兵復多所誅戮以示威福是時有衛士以
壯年而為思謙所斥者後主命仍留隸籍思謙坐以它
罪殺之後主積不能平而思謙子宸嗣裔等皆倚藉父

威恣橫國中思謙入朝遂命力士撲殺之并誅其子時
十七年春二月也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誣為童子
高祖鎮西川飯僧于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誣入高祖
愛其惠黠時後主方就學即留昭遠給事左右頗見親
狎後主嗣皇帝位以為捲簾使稍遷茶酒庫使廣政十
一年樞密使王處回勒歸私第後主以樞密使權重難
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

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加領省州刺史出為永平軍節度使不數月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閒地處之昭遠遽以永平讓繼勳歲餘授寧江軍節度使李太后常從容言昭遠不可用後主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為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畧自許先是後主欲通使于宋昭遠固爭以為不可會判官張廷偉說昭遠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黃花

子午谷出兵應之昭遠然其言勸後主潛約北漢以撓
宋及宋師入境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後
主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行
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兇取中原如反掌
比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意氣揚揚自方諸葛亮將
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慄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陳
將戰昭遠據^缺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弃甲走投
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

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汴京宋太祖詰之曰爾
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
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初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古
冢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墓也昭
遠命重葬之夜夢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
有兵刀之厄既葬我可以免禍至是遂驗昭遠開寶中
卒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為本州義興軍裨校廣政末後主

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為謀于宋及至汴彥
韜潛取後主與北漢蠟丸帛書以告因言兩川可取之
狀宋太祖并赦遇蠲舉兵西入且以彥韜為嚮導未幾
陷興州即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又遷本州刺
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多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
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採取心肝民家詣汴訴冤宋太
祖大怒杖配蔡州

論曰思謙忌功傾軋繼以跋扈其凶終宜也昭遠人非

臥龍妄擬諸葛漢源之敗出涕沔若殆易所云負且乘者乎彥韜輸情敵國名冠桑梓二心之罪要不可追矣

僧曉微

僧可朋

僧仁顯

僧曇城

僧曉巒

僧曉微有道行結廬隆州之地明德元年立碑寶林院西

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或作詩酬之遂自號曰醉髡少與盧延讓方干為詩友來蜀與歐

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薦於後主後主賜錢帛
有加等是夏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
方歡飲自若寺外有畊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敝
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
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
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
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遽命衆賓撤飲
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其題洞庭湖云水涵天影

關山拔地形高又有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皆佳句也

僧仁顯博雅工文章居荷澤院為僧勤于著述廣政中撰華陽記中辨關羽墓在草場廟在荷聖寺前人缺誤多是正焉

僧曇城申天師高弟也幼精六書常學李陽冰篆法遂臻其妙

僧曉密為

缺

夢龜弟子攻草書得張旭筆意與曇城一

時並稱

杜仁傑

楊僊公

黃萬戶

申天師

馮僊
彭曉

丁元和

韋昉

屈突無為

杜仁傑善導氣烹煉之術高祖鎮西川時仁傑來蜀留
詩至真觀壁間詩曰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孰朕兆緯
五行環二曜流而川何浩浩四溟晏九河導峙而山亦
多號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嶢孤撐未易到日
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絕海徼倏光怪來熠燿大龍燭細

螢燭不恒出赴感召笙嘹亮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
螺堆玉簪峭左叅井右丹竈揭青虛不二竅昔王人往
昭告始軒轅末徽廟接柴望咸親燎莽劫灰起天燒摧
棟宇失朱縹群鹿豕雜蓬蒿予何為一來弔不勝廢乃
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玄元語秘奧探逾遠理益耀微
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庶令來永為詔

楊僊公淄齊間道士也世莫知其年壽時或有白頭翁
往往言自兒時見之常就鍛工家假鐵椎自擊其頂又

令人奮力舂之了無所損間入山與虎豹戲以手狎之
皆馴服而去高祖改元前一歲僊公來蜀居峨眉山後
不知所終

黃萬戶少為高唐觀道士學六丁法于道士張君常持
一鐵鞭療疾輒驗時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幻術能剪
楮為魚投盆內如生已而收萬戶鐵鞭歸去道由涪州
鞭忽亡歸萬戶高祖召入宮以諸皇子示之萬戶乃指
後主為太子高祖大奇之萬戶又能投符化鐵而食其

宅術皆類此

申天師者唐玄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驗廣政末
後主頗耽情苑囿奇花異卉盛極一時天師輒進紅梔
子種兩粒其花斑紅六出香氣襲人後主甚愛重之令
圖寫於團扇繡于衣服或以絹素鵞毛做作首飾號曰
紅梔子花詔賜天師束帛天師隨手散盡竟不知其所
之天師著有怡神論若干卷一云名迅

馮僊果州人父勝為

缺

將軍勝子修煉于岳門山一

日辭父母僊去勝立堂楹于得僊處為子僊觀遂名其山曰子僊山

彭曉字秀川永康人也廣政初授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善修煉養生之道別號真一子常

分魏伯陽參同契為九十章而註之以應火候九轉

上卷

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

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得一

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今有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

卷明鏡圖訣一卷行世

參同契通真義後序云參同契者叅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

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次究陰陽分擘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為夫妻認金水相生反為父子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生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陰含陽也此天地顯垂真象令達者則之可謂真陰陽也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生之理造化生成之徑既知其徑須原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得其根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擘之象也既得其象須循動靜既循動靜須知其數既知其數須依刻漏既依刻漏須明進退既明進退須分龍虎既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定矣金木之形全矣大道之丹成矣復有內外法象內外水火有壇竈焉有鼎室胞胎焉有交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擒駕之模範有離合之形體此皆頭頭俱備闕一不可志士又須徹聲色去嗜慾弃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潛溪晝夜無怠方可期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動爾故隱真君曰

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歲次丁未九月初八日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叙

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投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挂乾坤

韋昉蜀人昉常夜泊涪陵江遇龍女以騎迎入宮已而登第十年出知簡州一夕龍女遣信相召暴卒事聞于朝勅命昉充北海水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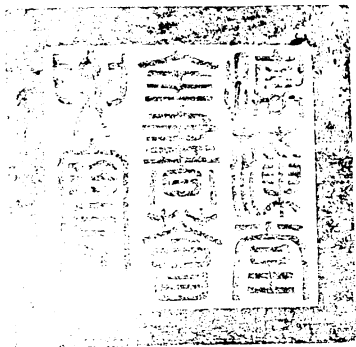
屈突無為成都人有神僊之術自號神和子越百年尚

著靈異云

宋張詠常遇道士于鄭州謂詠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于成都後詠守成都忽于天慶

觀壁上畫一道人肖鄭州所見視其題曰神和子詠然自失○瑯邪代醉編云屈突無為字無不為與郭無為名字同未審是非

十國春秋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